



逃犯条例 深度

## 专访前大律师公会主席陈景生：香港现在这处境，我最担心十几廿岁的年轻人

作为港大法律学院第一届毕业生，陈景生数十年目睹香港法治变迁和政府变质。他抨击政府假藉“依法办事”，实则有权用尽，表面一国两制，实则一国一制，但他说，千万别误会他反中国，只是他的爱国，和其他人不一样。

端传媒特约记者 郑美姿 记者陈倩儿 发自香港 | 2019-06-3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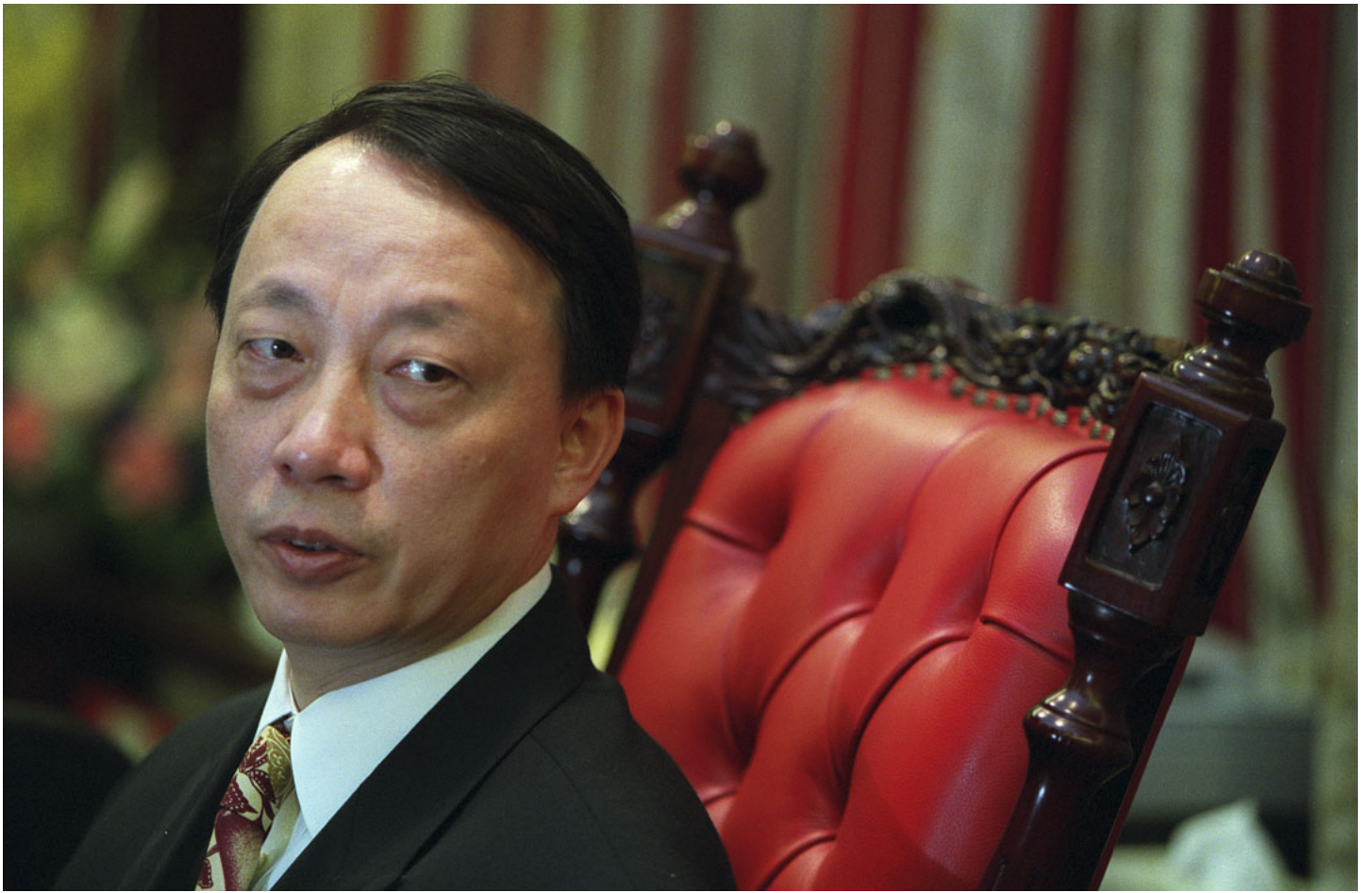
陈景生资深大律师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资深大律师陈景生是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首届毕业生，2003年香港经历廿三条立法，引致五十万人上街怒吼时，他身为大律师公会主席，曾直斥港府的做法“强奸民意”。如今16年过去，他自己也没有想过，《逃犯条例》修订翻版一样发生，而且港人的反应更猛更烈，“这一次我两点入维园，晚上八点仍未去到政总，比2003年7.1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”

他跟行政会议成员、同为资深大律师的汤家骅，是港大的同班同学。汤状紧跟政府和中央路线，处处护主，大力支持和唱好条例修订；陈景生则代表法律界选委发信予特首林郑月娥，邀请她会面解说修例，但遭拒绝。对年轻人的激烈行动，他更表示完全理解，“我和汤状是同学，他都快70岁啦，这件事对他影响有几大？但你想像一下年轻人面对的前景，就会明白他们为何有此行为了。”

陈景生见证香港回归后的法治倒退，一路走到今天，回归22年前夕，法官更罕有接受路透社专访，表达对条例修订的担忧。执业数十年，陈景生第一次遇到法官发声的情况，“也数林郑才有这个本领，迫得法官也站出来反对。”他痛陈政府口讲一国两制，行为上却是一国一制，而林郑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，彻查6.12冲突，势成压垮警民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陈景生敬告政府，不要再执言自己依法办事，“法律上容许你这样做，并不等于你行使的权力是适当的。”

向来写英文多过中文的他，却用了一句俗语形容中国当前情况，“发财就要立品，祖国财是发了，作为华裔人士我自然要恭喜，但立品呢？只望中国能多多立品，尤其是人权方面。当然不能让香港变新疆。”



陈景生资深大律师曾于2003至2005年出任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。摄：David Wong/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

## 九七前的香港更自由吗？

2003年，陈景生从资深大律师梁家杰手中接棒，成为大律师公会主席。当时很多人担心，作风低调谨慎的他，在政府提出廿三条立法的艰难时期，会否过份温文，不利作战。结果路遥知马力，即使陈景生早卸任主席，每年的七一，他从未缺席；当社会法制受到冲击时，他会站出来发声。

他是港大法律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，“我们是Class of 72（1972）”，见过香港“之前”的岁月，对很多事情，感受更深。

###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

i 百科

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前身为法律学系，成立于1969年，后于1984年升格为法律学院，是香港第一所大学的法学院。1972年为首批从法律学院毕业的学生，全国政协委员兼行政会议成员廖长城、公民党创党党魁余若薇、“公职王”郑慕智等均为首届法律学院毕业生。

**陈景生：**九七之前，香港是否更有民主自由的风气？是，这是无可置疑的。很多人单从数据去看，就表面而言，民主成份确实少了：例如香港到了差不多九十年代（1991年），才开始有民选的立法局议员。而当你和别人讨论时，总是有一种讲法：“以前的港督都是英国派来，现在香港人你可以选特首！”但结果却是，在对人权的尊重以及各方面来说，作为一个香港市民的直接感受，九七前的确更加民主和自由，这方面不能争拗。

殖民地政府的民选比例虽然比现在更低，但港英政府却很克制，每当推行政府政策前也会“放风”，先看看持份者的意见，跟现在傲慢的政府比较，是十分不同。加上所谓选特首，很不幸，那根本是一个神奇的制度，而不是民主的制度。

因此有些人就会说，如果我们的特首是民选的，这次《逃犯条例》修订，她采取的还会是现在这个态度？而事实是，香港常说法治法治，讲到法治很重要，香港律师大概一万人、大律师约千几人，代表法律界的选委也不过三十席。再说医生（编者按：截至2017年年底，香港注册医生为14290人），人数更多了吧，又是三十席。再讲老师，人就是更多了，但同样三十个人，即是三十票。



而我就是不明白，为何在香港耕田捉鱼的渔农界，会有六十个选委代表。

再说得简单一点，究竟是谁做特首，你去西环问问就会知道了吧。

## 选举委员会

i 百科

选举委员会共有1,200名选位代表，由四大界别组成，包括一、工商、金融界，二、专业界，三、劳工、社会服务、宗教等界，四、立法会议员、区域性组织代表、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、以及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，四个界别各占300位选委代表。其后再细分为38个界别分组。医学界、法律界或教育界等都被归类为专业界而各占30名委员。选举委员会常被批评代表性不平均，例如渔农业只占人口和经济产量很少的部分，却占有60席，比人数众多的教育界30席多一倍。

## 是一国一制还是两制？

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于5月31日，在立法会上点名指出，法律界“好多人”根本不了解《逃犯条例》运作，亦没看过政府草案的内容，引来三十名法律界选委联署，由陈景生作代表，即晚已发信予林郑，邀请她或相关官员见面“开导”他们的误解，但三日后遭特首的私人秘书回信拒绝。



2019年6月6日，陈景生参与的法律界反逃犯修例黑衣游行，有近三千人参与是次黑衣游行，为回归以来最多的一次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陈景生：我觉得政府在推这条《逃犯条例》时给人的印象，就是香港的一国两制，受到严重的侵蚀。

事缘陈同佳案出现，政府就如获至宝，立即高调开工（编者按：保安局于今年2月中旬，向立法会呈交文件，建议就陈同佳案修例，理由是“堵塞法例漏洞，保障社会安全”）；但之前却没有“试水温”、也没咨询持份者或人权方面的专家，突然就说有迫切性。

去到5月，政府的修例工作已经沸沸扬扬。汤家骅访京跟张晓明（港澳办事务办公室主任）见面（编者按：5月15日早上），这个我当然没有资格去听，而汤家骅引述张晓明指，修订条例有迫切性，以及要处理回归二十多年来存在的缺陷。

「一国两制不是用口讲的，不是你张建宗走来说成功落实的，最重要是别人怎样看待你。而特区政府一直所表现来的，就是一国一制。」

资深大律师陈景生

接著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就召见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（5月17日下午，中联办召集了二百人开会），又讲《逃犯条例》，会后立即有人表示，自己“茅塞顿开”、“事在必行”之类。继汤生传话，而王生又发话之后，你就见到更多建制派、自由党议员归队了，政府则更是沕水撞墙，火速进行。

整件事看起来，是一国一制还是一国两制？政府和很多人表现出来的态度，就是听大陆话。政府带给人的印象，就是：“总之我要弄条条例出来”、“我是特首，我就是主事人，可以绕过法庭、绕过立法会”，这种印象，令人非常担忧。

一国两制不是用口讲的，不是你张建宗走来说成功落实的，最重要是别人怎样看待你。而特区政府一直所表现来的，就是一国一制。以至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，你也看到他是真的想把香港教育跟大陆接轨。

**警方是否适当地行使权力？**

16年前的反廿三条七一游行，是陈景生人生中第二次上街。而他人生的第一次上街，则是1999年法律界曾史无前例发起的反释法游行。日月如梭，有谁想到今日的陈景生，几乎参与了16年来每一场的七一游行。6月9日的百万人“反送中”游行，他也有出席。“六一六我本来也是要去，但因为翌日要为一个重大的官司，呈交结案陈辞，我才实在没有办法参与……但我的家人都上街了。”

不过，6月11号夜晚，警察在金钟一带的大规模搜身行动，以及6月12号下午、警方开枪并施放逾百枚催泪弹的武力清场，则在社会引发了几乎无可修补的创伤，警民关系比雨伞运动时更为恶劣。6月16号二百万香港人上街，其中一个诉求就是要求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，彻查警方可有滥用武力。

惟林郑不单拒绝，更于6月27号在礼宾府跟四个警察组织见面，感谢警队紧守岗位、尽忠职守，甚至表扬他们的“高度专业和克制”，令坊间哗然。

陈景生强调，政府必须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，否则这种嫌隙势成政府和香港人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，“政府不要再口口声声说依法办事了，法律上容许你做，并不代表你有适当地行使权力，这就是调查的重点所在：究竟警察有没有适当地行使权力？”

**陈景生：**警察如有合理怀疑，搜身属无可厚非的。你的确很难要求每一个警察每一次搜身，都要解释他的怀疑在哪里，因为有时候是凭借直觉的，因此必须靠警员自己克制。但同时，新闻片段所见，很多人只是两袖空空，那到底有甚么真正的合理怀疑？所以，我也不排除有警察当时会谄：“就等阿叔威番次！”

以执法部队来说，它必须拥有某种权力，可作一些即场决定。但问题是，当他行使权力不当时，便应该受到制裁及谴责。用英国做例子，他们会成立调查委员会，以作制衡，这是民主和进步的做法。

「一要挽回民意，政府这次必须正正经经去做，不能再只靠门面功夫。」

资深大律师陈景生



如果香港真的实行一国两制，而这个“两制”是沿用我们未回归前、九七年前的那个制度的话，香港人是应该能享受比较民主和自由的社会风气。因此不论我，或者大律师公会都有提出，这次须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，去调查和了解事件。

假如政府认为没有必要，或者只进行内部调查（编者按：现存的警察投诉课），用警察去查警察，民怨只会不断集结，不能消解。要挽回民意，政府这次必须正正经经去做，不能再只靠门面功夫。而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亦很重要，你不能说“找警务处处长啰、找前警务处处长啰”，不是只请来执法人员和律师调查，甚至你是否需要找来教育工作者、社工等入会？调查委员会的组成，也十分重要。

至于被打的市民，让我设身处地去想……如果我是被警察打的人，情况已经混乱，加上每个警察衣物一式一样，有人更带上面罩，那我如何认人？所以客观上，要投诉警察也有莫大困难，所以就算辨认不了是谁打你，也可试从民事作出起诉。你毋须控告某某警察，却可以控告警务处处长、保安局局长，或者特区政府。



陈景生资深大律师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## 年轻人为何行为激烈？

陈景生跟汤家骅是港大法律学院的同班同学，眼看老同学由最初走在民主路上，而后慢慢变脸，至今已紧跟中央和政府路线，陈景生勉强地作了一个笑容，“汤家骅呢……他以前跟现在的思想都很不同了，也有可能是他思想一直一样，只是表现不同了？”

《逃犯条例》的修订激化了市民情绪，很多沉默的大多数也纷纷出来表态，香港人一下子睡醒。社交媒体是社会缩影，大家也喜欢在平台表明心迹，很多纷争一触即发。没有用Whatsapp、也不玩facebook的陈景生轻松地说，他才没有这个顾虑，“我的手机只用来打电话，有咩事电邮讲啦。”说著他顿一顿，捉狭地道：“Margaret(大律师吴靄仪)好似连手机都没有？我有手机㗎，不过电话号码唔畀人。如果有事要跟Margaret倾，行过去就可以，我们的办公室同一层的。”

你千万别以为我是反中国，只是我的爱国，并非“揽住佢来锡”。你对国家一定要有尊重，但当你的国家倒行逆施的时候，你更不应该盲目去撑。

资深大律师陈景生

陈景生：我没有whatsapp、没有facebook、没有IG，更没有微信。美国政府申请签证，要把过去五年的社交媒体交代，我就身家清白啦！因此也不会在网上跟意见不合的朋友闹翻。即使是汤家骅……现在汤先生贵人事忙，我们都没有见面。大家意见不同，也不会坐下讨论，成年人有自己思想，我一定没有信心能够convince到汤状，就更加怪番（省力算了）。

但你千万别以为我是反中国，只是我的爱国，并非“揽住佢来锡”。你对国家一定要有尊重，但当你的国家倒行逆施的时候，你更不应该盲目去撑。你看新疆的再教育营，官方说法是他们很开心，外国报道则完全不同。我们一般市民没有资格亲身去看，那你信官方还是信外国传媒？也当然不能让香港变成新疆。

香港现在这个处境，我最担心的是十几廿岁的年轻人。他们不是特首的儿子，在外国读书，也不如很多尊贵的议员，随时可以去外国生活。这班年轻人没有这个条件，我很为他们忧虑。政府大力推广，说我们有大湾区，但很明显，我们香港的年轻人想去大湾区吗？那里的制度、保障等，根本不是我们所熟悉的。年轻人如果不想移居大陆，但同时目睹政府现时的手法，他们留在香港有甚么前景？

像汤先生，都六十九、七十岁啦，《逃犯条例》这件事、香港的状况，能影响他几多？但对年轻人来说，这是他们的未来、是他们的前景，所以才会有这么激烈的行动，这个我完全理解。

我们还可以做甚么？我觉得唯一的解决办法，就是唤醒更多市民，也要带出一种信息，赚多几个钱不是最重要……当然，有钱是比没钱好好多。但社会的风气，始终需要时间培养。同样地，大家同是华裔，但内地人的想法却跟我们相去这么远。教育是长远的，它最后会造成重大的分别。

（实习记者余美霞、梁中胜对本文亦有贡献）

逃犯条例



---

## 热门头条

---

1. 中国「古装剧禁令」风波：为什么一幅微信截图，业界就全都相信了
2. 回应赵皓阳：知识错漏为你补上，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
3. 连登仔大爆发：“9up”中议政，他们“讲得出做得到”
4. 香港回归22周年，七一升旗礼、大游行、占领立法会全纪录
5. 梁一梦：反《逃犯》修例，港府算漏了的三件事
6. 记者手记：我搭上了罢工当晚的长荣班机
7. 马岳：“反送中”风暴一目中无人，制度失信，残局难挽
8. “突如其来”的新一代：后雨伞大学生如何看社运
9. 专访前大律师公会主席陈景生：香港现在这处境，我最担心十几廿岁的年轻人
10. 读者来函：承认我们的无知，让出一条道路给年轻人吧

---

## 编辑推荐

---

1. 运动中的“救火”牧师：他们挡警察、唱圣诗、支援年轻人
2. 金山上的来客（下）
3. 从争取“劳工董事”到反制“秋后算帐”，长荣罢工之路为何荆棘？
4. 吉汉：暴力抗争先天有道德包袱吗？
5. 金山上的来客（上）
6. 归化球员能“拯救”中国男足吗？
7. 进击的年轻人：七一这天，他们为何冲击立法会？
8. 荣剑：中美不再是中美，中美依然是中美，中美关系下一步



9. 贸易战手记：华府的关税听证会上，我围观了一场中国制造“表彰”会

10. 徐子轩：由盛转衰——G20大阪峰会后，全球政经的新局面

---

## 延伸阅读

---

### 联署风暴、素人街站、组队游行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？

他们曾经离地、政治冷感，旁观时局，一场反《逃犯条例》修订风波，为什么让他们不约而同离开舒适区，动手行动？

###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《逃犯条例》修订，创回归后历史新高

人流一度堵塞多个地铁站，从下午走到夜晚，队尾截至10点28分才抵达终点，部分市民深夜继续留守立法会。警方称，游行人士最高峰期有24万人。

### 盾牌、警棍、催泪弹，19岁少年在612现场

“我们这一代，雨伞运动的时候，只有14、16岁，自己话唔到事……但有一颗种子埋在我们心里。”“好想有一天，当香港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走出来。”

### 从警署被捕到612占领，一个“伞后一代”抗争者的四个夜晚

权力归花儿（Flower power），Daniel自述很认同艾伦·金斯堡的说法，唯一的武器是和理非和幽默。不过同时，他也在反思华人社会长期以来对暴力的恐惧、避忌，反思我们需要马尔科姆·X吗？

### 连登仔大爆发：“9up”中议政，他们“讲得出做得到”

“除非我老人痴呆，如果有任何的不公或问题，我一定会站出来在现实世界发声。”他们的行动，和网名同出一彻：“在沉默中爆发”，“在9up中议政”。